



代长沙窑瓷
长沙博物馆藏
写有寒食诗文的
长沙博物馆供图 唐

清明节前，古有寒食节。

在长沙博物馆有一件唐代长沙窑的诗文瓷壶，记下了这样的寒食诗文：“寒食元无火，青松自有烟。鸟啼新柳上，人拜古坟前。”寒食，意味着在清明节前的一天或者几天内，不举火，只吃冷食。《荆楚岁时记》记载：“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也就是说，冬至过后105天为寒食节，所以又称“百五节”“冷节”。

寒食节的起源，后多附会于春秋时期介子推隐居绵山被焚烧的传说。如《后汉书·周举传》说“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等。但更多的人认为寒食节与周代的禁火令有关。《周礼·秋官》云“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汉代郑玄注，禁火是“为季春将出火也”。这就需要提到古代盛行的“改火”习俗。《论语·阳货》有“钻燧改火”的记载，每到仲春时节，要把冬季保留下来的火种全部熄灭，代之以重新钻燧取出的新火。寒食在仲春之末，清明在季

由寒食到清明的古风

王仁湘

春之初，正是断旧火改新火交替之际。“改火”或者为“去时疾”“去兹毒”，或者事关农业的风调雨顺，因而“禁火”的规定执行得很严格，家家户户不得不准备“寒食”度日。

改火、新火，在唐宋时还经常出现在各种记载中。《辇下岁时记》说：“长安每岁清明，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上进者，赐绢三匹，金碗一口。”杜甫《清明》有诗“朝来新火起新烟”，苏轼亦有“且将新火试新茶”之语。

寒食节的食物以冷熟食为主，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食物不尽相同，在很多书中都有记载。寒食吃麦粥，唐宋时很盛行。《唐六典》记有“寒食麦粥”；《玉烛宝典》也说：“今人悉为大麦粥，研杏仁为酪，引饧沃之。”还有麦糕、乳酪、乳饼，《东京梦华录》记载，寒食“节日坊市卖稠饧、麦糕、乳酪、乳饼之类”最盛。

更显时令的是香椿面筋、柳叶豆腐，《帝京岁时记胜》记载：“香椿芽拌面筋，嫩柳叶拌豆腐，乃寒食之佳品。”这是两款时味，属尝新的节物。有的地方有杨桐饭，《零陵总记》说：“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谓之‘杨桐饭’。”又有杨花粥，《云仙杂记》载洛阳人家“寒食装万花舆，煮杨花粥”。

寒食一过，便是清明。在唐朝时，两个节日便连在一起休假。清明在古今都是一个隆重的祭祖节日。那时的清明节物，与寒食没什么区别。《西清诗话》即云：“唐朝清明宴百官，肴皆冷食。”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宫廷冷餐会。张籍有《寒食内宴》

诗咏其事：“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

冷餐会上，还有马球助兴，这是帝王才有的排场。马球是骑在马上用球杖击球，又称“打毬”“击毬”“击鞠”等。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面铜镜，镜面上有女子打马球图。马球可能源自波斯，随丝绸之路传入中土，唐代吟咏马球的诗词很多，在陕西省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李邕墓内发现马球图壁画，乾县章怀太子李贤墓中的马球图更是壁画中的珍品，这样的马球赛场景有可能出现在清明时节。1956年在西安市大明宫遗址中发现了一块石刻，上面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的字样，这是唐代马球运动兴盛的证据。

从寒食到清明节，至迟自唐代已经发生关联，两者并称，怀念先祖的扫墓也由寒食扩展到清明。由寒食禁火到清明取火，两节的饮食也出现关联。寒食和清明两节逐渐融合，清明节物与活动自然体现出寒食的特点。后来，一些仪式与风尚发生了改变。及至清代，寒食节的冷食传统在一些地区基本消失，大烧大煮已不是偷偷进行的事了，有徐达源《吴门竹枝词》一首为证：“相传百五禁厨烟，红藕青团各荐先。熟食安能通气臭，家家烧笋又烹鲜。”清代的江西新建地区，清明尚食春饼，城里人用麦面，乡下人用米面；浙江嘉兴和桐乡地区，清明在晚餐时要吃青螺，名为“挑青”。

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赋予了清明节更多的内涵与仪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从唐诗里听见清明

吴真

清明得名乃因“气清景明，万物皆显”，自然界的清净明洁，激活了人类的听觉、触觉、嗅觉、视觉感受。有关清明的唐诗尤其着重描写听觉体验，构成清明独特的“声音景观”，承载着唐人独特的时代记忆。

从唐诗里听见的清明，主要有三类声音：生物音、环境音、人之音。

《礼记·月令》记载清明的第二种物候是田鼠变成了鶡鶡，元稹《廿四气诗·清明三月节》有“鶡声知化鼠，虹影指天涯”，诗人从鶡鶡的叫声里，判断出自然界的“物换”。黄莺啭清音，在清明前后尤其悦耳。崔道融《春晚》写“落尽墙头花，莺声隔原柳”，诗人在落花声中、莺啼声里，感受着盎然生机。

清明时节的夜来将晓之时，常常下几阵疏雨，雨声便是清明的“背景音乐”。趁着长假，唐人倾城而出，到郊野游春，从而形成清明标识性的环境音——喧闹的车马声。为了避开郊游的交通高峰，诗人罗隐在假日一大早便骑马出长安，未曾料到“青门欲曙天，车马已喧阗”（《寒食日早出城东》）。顾非熊《长安清明言怀》载“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在雨后清新空气中，莺啼声、车马声越发鲜明。

唐代城市设有钟鼓楼，长安和洛阳实行宵禁制度，金吾卫晨暮击打街鼓以警示众人。清明时节，到郊外游春的人们常常迟归犯禁，白居易就有诗云：“更劝残杯看日影，犹应趁得鼓声归。”李正封《洛阳清明日雨霁》“游人恋芳草，半犯严城鼓”，则写人们流连春色，不将关闭城门的鼓声放在心上。清明的鼓声，代表了一种“节日的非常秩序”。

相比于端午、七夕等节日，唐人更喜欢在春天的宴饮上表演管弦，飞扬歌舞，正所谓“兴来促席唯同舍，醉后狂歌尽少年”（王表《清明日登张郎神庙》），娇美的歌声与春莺齐飞，妖娆的舞态与杨柳比美。敦煌遗卷中有4首名为《清明日登张郎神庙》的歌辞，描述陇山一带的人们驾车马奔向山野，“争奔陌上声散散，公子王孙一队队，管弦歌舞几般般”。鼓笛声、管弦声、歌舞声……构成了清明的“交响乐”。

唐代的清明节盛行斗鸡、斗草、打马球、蹴鞠、踏歌等游戏，各种“游艺声”亦相伴而生。孟浩然《寒食卧疾喜李少府见寻》有“喧喧斗鸡道，行乐羣朋从”，热闹非凡。韦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写道：“永日迢迢无一事，隔街闻筑气球声。”诗人从远处传来的蹴鞠声中，想象球场上激烈对抗的情景。《新唐书》等典籍记载，唐代官方音乐机构演奏的清明音乐有《斗鸡子》《斗百草》《打球乐》，分别对应着斗鸡蛋、斗草、打马球三种节俗。王建《宫词》描绘宫中打马球场景云，“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骑回过玉楼”，所谓的“龟兹急”是指为马球助兴的乐曲《打球乐》。敦煌文献中有《斗百草》组曲，表现仕女们结伴踏春，寻觅新奇花草。4首曲子都有“喜去喜去觅草”作为和声，适合表演者连臂踏歌，一唱众和。

声音景观参与形塑了人们对于节日特定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感受。清明为农耕文明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本来具有农业社会的声音景观特征，在唐代，随着清明与寒食节相融及城市文明的兴起，节日期间人们流动更加频繁，民俗游艺更加兴盛，清明的声音景观也具备了复调特征。这些自带音效的唐诗，留下了清明时节唐人的“声影”，让千年之后的我们得以“听见”不一样的清明。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柳丝轻扬，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清明的典型景致。福州市博物馆藏的清雍正景德镇青花“牧童短笛”人物纹圆盘简洁生动地呈现了这一场景。



▼“气清景明”时节，桑叶萌发，人们开始为采桑养蚕奔忙。图为甘肃高台县博物馆藏魏晋时期画像砖，画面中间绘一棵繁茂桑树，树下左右各立一女在采桑。



►清明时节，河洛地区已有牡丹盛放。图为辽宁省博物馆藏南宋朱克柔缂丝牡丹图，整幅作品均以长短戗缂织技法将牡丹花瓣和花叶用同一色系却深浅不同的颜色相互穿插缂织，显现出自然晕色的效果。



►山西万荣县博物馆藏的童子蹴鞠纹八角枕。清明节盛行打马球、蹴鞠等游戏，童子蹴鞠纹在瓷枕上出现，就是生动的证明。



绵延传承的共有情感

王馗

清明，万物初生的一段明媚时光。经历了冬天蛰伏和春耕劳作后，人们乐享草长莺飞的自然之趣。中国戏曲中有不少作品，用诗一般的语言和唱腔，回应着清明节带给人们的这种舒适愉悦。

南北方众多曲种都有的歌舞小戏《小放牛》，叙述的是牧童和村姑共赏春光，互相逗趣而心生爱慕的生活片段。戏中的两个青春男女，一问一答，你唱我和，一派浪漫天真的气息。就像京剧里唱的：“三月艳阳天，放牛到村边。野花红又艳，山草青又鲜，黄莺儿枝头叫，白鹅戏水间。今日风光好，山歌唱连天”，天人相谐、万物共生，人事物态都极其干净纯粹。世间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生命律动，张扬着无穷无尽的生命意志。

戏中牧童与村姑的载歌载舞，将众多民间知识掺杂其中，并用通俗易懂的唱词，将唐代诗人杜牧脍炙人口的《清明》一诗，做了形象化的演绎。“牧童开言道，姑娘你是听：用手一指，东指西指，南指北指，过了这高坡，有几户人家，杨柳树上挂着一个大招牌，村姑你过来，你要买好酒在杏花村哪哈咿呀嗨”，一段唱词妙

趣横生。舞台表达不再是文人诗歌中细雨纷纷、神情凄迷的惆怅，在人物手指目顾、你来我往之间，体现出“清明”贴合自然、顺应自然、张扬自然的节日之义。

元人康进之创作的杂剧《梁山泊李逵负荆》，也将背景置放在清明时节梁山例行三日假期。李逵正准备踏青赏玩、买酒饱醉。清明时山水花树特有的温润舒爽之感，正暗合了梁山带给李逵的心理感受。因此，面对桃树上黄莺啖食花瓣的天然景象，他竟然“缠起这桃花瓣儿”，细细打量，在自己“黑指头”之上，不但看到了“恰便是粉衬的这胭脂透”，而且为逝水飘花生起惋惜之情来。这样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透露出如此细腻甚至女性化的情思，以极大的艺术反差，为李逵这个形象填充进活泼的人性和纯情的情感，也为剧中李逵被误导的主体情节，做了喜剧化的气质铺垫。

清明节从自然节气转变成民俗节日，与寒食节、上巳节都产生了文化关联。特别是晋文公重耳火烧绵山的传说故事，不但延续了上古时期禁火、改火等制度带给后世的集体文化记忆，而且让介子推这个人物承载起后世儒家



以物
鉴史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杨靖宇同志诞辰120周年、殉国85周年。今年2月，吉林省档案馆新公布了一封日文译文杨靖宇信件档案。这份信件档案出自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全宗，对杨靖宇同志和东北抗联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37年10月，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师与日伪军警发生战斗。敌人在我方牺牲人员身上搜到杨靖宇手书信件。随后，这封信被译为日文，存档在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这是时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师的信件，虽未注明具体时间，但从“响应中日大战”等词句来看，应写于“七七事变”后不久。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之后，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促进全民族团结抗日。杨靖宇敏锐意识到“中日大战”的形势转变，在东北地区首先发布抗日宣言、布告等，最早率部主动出击。7月25日，他以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全体将士名义，发表了《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指出东北全同胞应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则，乘机崛起，为“恢复中国人之东北”而战。8月20日，又发布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布告》，以及《为响应中日大战告满洲同胞书》，号召伪满军“马上哗变，一致携手，夹攻日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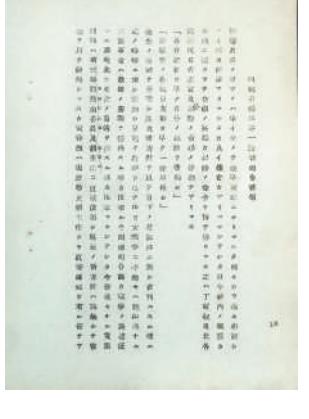
此次公布的杨靖宇信件译文档案，是对这段历史资料的重要补充。在该信件中，杨靖宇动员“各有志者要从速整装部队！”“游击队各抗日武装要从速联合起来”，“钳制日本关东军入关，与关内抗战相呼应”。在此号召下，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频繁出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此外，从“关于今后的新方针已经商议妥当，并形成文件进行通知”等词句来看，杨靖宇同志审时度势，迅速调整战略战术，

对东北抗联第一路军进一步作战纲领进行了最新部署，发挥了抗联领导人的重要作用。该信件档案中提到的“远征作战”，反映的就是杨靖宇同志于1937年7月中旬，率部从桓仁出发奔赴清原（今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作战，借此扩大东北抗日联军的声威和政治影响的艰辛历程。也正是在这一战之后，杨靖宇在清原县沙河子第三师会合，听取了第三师负责同志关于西征后部队恢复情况的报告，具体研究部署了第三师1937年下半年的活动计划和工作安排。

这份信件档案字数虽少，却再现了杨靖宇同志英勇斗争、无畏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作为孤悬敌后的抗日武装，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此时已突破地域局限，将自身定位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生动地展现了东北抗联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战略觉醒与全局意识。此外，从信件中“对于今后的种种实际问题，直接依靠第三师周政治委员和刘（柳）主任”等词句来看，东北抗联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下，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东北抗联坚持长期奋战的一条基本经验。

杨靖宇签署发布的这些文告、檄文，表明东北抗日联军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当杨靖宇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时，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信中“神圣的民族革命”的誓言。这种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嗜冰嚼絮的绝地坚守，正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精神支柱。

（作者为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本报记者孟海鹰整理）



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文译文杨靖宇信件档案。吉林省档案馆供图

杨靖宇信件档案里的抗日宣言

韩冬

俗名呼风筝。

清明放风筝的习俗亦有悠久历史。最早的确记载见于唐代，此后逐渐流行。明朝文人徐渭在《风鸢图诗》中描述了清明时节放纸鸢的场景：“江北江南纸鹞齐，线长线短迥高低。春风自古无凭据，一伍骑夫弄笛儿。”

作为一名潍坊人，我一直为家乡的风筝感到骄傲。每年一度的潍坊国际风筝会，让天空成为人类想象力的竞技场。蝙蝠、锦鲤等民俗气息浓郁的风筝与“火箭”“空间站”等科幻风格的风筝斗艳，路边小店的风筝胸针、风筝风铃、萌版风筝徽章等文创产品备受喜爱。越来越多年轻人看到风筝文化的多样性，感受到传统技艺在当代绽放的无限魅力。

愿风筝乘着“非遗”东风，载着中国故事飞向远方！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

纸鸢飞

闫泽文

蓝本，用前后两年清明发生的故事，细腻地展示“春水无边，隔无端春梦远”的怅惘。这种细腻委婉的情感心理和人物故事，在陕西碗碗腔《金琬钗》中得到了更加复杂的渲染，其中的折子戏《桃园借水》至今脍炙人口。

中国人共有的情感，让清明节有了极大的包容性，也让一个节日折射出丰富的人性光彩和生活内容。这是我们葆有这个节日，延续这样的戏曲，最充分的理由。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京剧《小放牛》演出剧照。北京京剧院供图